

三水山續補遺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膳夫經

共一冊舊鈔

三水小牘補遺



唐皇甫枚 尊美 誤

蕭山徐鯤 北溟 輯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
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
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將南
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
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

三水小牘補遺

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
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衙
門止處也吏隨入闕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
何遲也荅曰為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
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
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
索之吏無所隱乃為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
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

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
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
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溫
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
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既闕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
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
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叙曰某任愬浩穰穰唯震肅若
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

玉
仙
傳

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
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衙
門止處也吏隨入闕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
何遲也荅曰為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鬢青
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
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
索之吏無所隱乃為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
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

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
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
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溫
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
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既闕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
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載遠遊冠衣九霞
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叙曰某任愆浩穰穰唯震肅若
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

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惠利不厭禍將
行及猶逞兇威温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
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與真君側乃跪啟曰尹
雖得罪亦天子亞御况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
訖真君令黃冠揖温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
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荅曰尹之忤犯宏宥誠難然則
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
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温遂

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
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
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温
鬻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醜

而死

太平廣記
卷四十九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
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竒越壯室之年忽頓悟
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

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
竝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
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歷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
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
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
鬱巨石砥平諫公夏田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毳忽一日
積雲駛雷霆擊石傍大檀雨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
然趺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

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
觀適與遇於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
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
割裂愛剛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
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
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
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
精梵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

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
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
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啣餅餌而豐膚宛
然乃依天竺法閣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春秋奉
香火之薦焉

廣記卷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
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
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為諸東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

季玄為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於臨汝郡當兵道
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監下
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為本軍劇職羣少兇險
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
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
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贄命孔目官宋柔奉啟
於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怒其不先禮
禮謁也叱數卒捧以入擊以馬撻而遣之弘贄聞之大

三才小續遺
三
恐答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
作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徑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
瞥見發怒連叱騶卓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
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
矍起奮劍擊刺欵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
遷於滎陽郡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王是羣神
情愴况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
郡中而奔於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

會太守杜真府請都監夜宴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
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
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或曰至二
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
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
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為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
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何郡都虞候
游巡至僧綱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藝炬於

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閣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店
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
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為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
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適從其下稍稍
亡去倦憩水側遥聞嚴鼓乃僕射陂東北隅塢也思思
禮覺乃前請啟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
首墜於地餘眾大驚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於都
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廣記卷一百二十三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
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
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
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
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常隨父來縣
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為常
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
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荅曰某誠賤微受制於

上骨肉之閔則無以奉命況此鬼樞祿喪母豈可復離
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
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
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
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為表言曰某雖小
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於天今來
請命又為已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貶爾陰錢
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為人

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
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寧由於君
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為已語祈之如王表於不聽數

日光遠遂卒

廣記卷一百二十三

唐晉公王鐸禧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諒
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
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
嘗倦於承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然如也

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啟扉而花鵲
連吠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
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
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
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後衣
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
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今不利於
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

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

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共單急曳

履而抱襁嬰請於閣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乃

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鐸薨龜壽

盡室亡去

廣記卷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
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
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

倍於昔矣秋無疾而逝廣記卷二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石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最

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荅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黑鵝洲是禰衡死無處日休不敢荅但菟菝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廣記卷二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卧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噬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之前軒青

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之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
前藥傳之及愈為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
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遇盜於鄭郊見害
噫捧硯童兒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廻者其故
何哉廣記卷二
百七十五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
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
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

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
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
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入郎於櫻
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
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
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
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
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著

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廣記卷二百七十五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其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

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綵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寢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但含笑凝睇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

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
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麓悍非良配耳
乃復酌篇寫於金鳳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
在新詩郎心應是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
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刺
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芳翰兩
情深薄於蟬葉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
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

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忌事洩或非烟追悔
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
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
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
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
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
怯曉風象結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翦
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

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
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
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
寧爽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
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娥顰叩頭為報烟卿
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齋詣兩閣中武
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
適值生入府曹烟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

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
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
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歎帳冬缸
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
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懷神假微機一拜清
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
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

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
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
步而止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
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
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
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
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至後門入堂中遂
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

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
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願願深鑒
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
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
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瑤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藍宮仙
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
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
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

三才小序補遺
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
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詩詠
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
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閒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
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為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
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
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怒挺前欲擒
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

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
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急而假寐烟呼其所愛
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而復笞之
已死矣乃解縛舁置閣中連呼之其聲言烟暴疾致殞後
數日窆於北邙而里巷閒皆知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
遠竄江浙閒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處崔
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影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
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

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
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
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平時
人異焉廣記卷四
百九十一

三水小牘托徑先生校刻入禁書世多有之徐
北溟喜太平廣記所采以補其遺趙晉三
稿本錄出人所罕見或有重刻小牘者可附入
也北溟博學有文受知此文遠肆業法徑情
舍予景諸書與楊秋室諸君並以考據稱云

星詒在汀州記